

# 元稹《使东川》组诗中的江月意象

王学悠

新疆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学院，新疆 乌鲁木齐

收稿日期：2026年6月28日；录用日期：2026年7月28日；发布日期：2026年8月5日

## 摘 要

“江”“月”意象是元稹《使东川》组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作为诗人抒情的情感载体，这两个典型意象在组诗中频繁出现，承载着诗人的行迹与思想变迁，抒发着元稹伤时哀世、思亲忆友、感怀抒情等复杂的情感，同时体现了元稹诗歌创作自觉的时空意识。

## 关键词

元稹，《使东川》，江月意象，时空意识

# The River-and-Moon Imagery in Yuan Zhen's *Shi Dongchuan* Poetry Cycle

Xueyou Wang

School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Xinjiang Normal University, Urumqi Xinjiang

Received: June 28, 2026; accepted: July 28, 2026; published: August 5, 2026

## Abstract

The imagery of “river” (jiang) and “moon” (yue) constitutes a significant and indispensable component of Yuan Zhen's *Shi Dongchuan* poetry cycle. As emotive vehicles for the poet's lyrical expression, these two archetypal images recur frequently throughout the cycle, bearing witness to the poet's travels and intellectual transformations. They give voice to Yuan Zhen's multifaceted sentiments—his grief over the vicissitudes of his time, his longing for family and friends, and his meditative lyricism—while simultaneously manifesting a conscious temporal-spatial awareness characteristic of his poetic craftsmanship.

## Keywords

Yuan Zhen, *Shi Dongchuan*, River-and-Moon Imagery, Temporal-Spatial Consciousness

Copyright © 2026 by author(s) and Hans Publishers Inc.

This work is licensed under the Creative Commons Attribution International License (CC BY 4.0).

<http://creativecommons.org/licenses/by/4.0/>



Open Access

## 1. 引言

江、月意象自古以来就是文人寄托情感的重要意象之一。出使东川时期，元稹饱含强烈的政治热情，积极履行自身职责，表现出想要建功立业的志向。期间，旅外的长途跋涉又使得诗人常常思亲念友，常流露出孤独之感和对京中生活的怀念。元稹在此时写作的《使东川》[1]组诗是其早期诗歌创作的代表作品，诗人在其中经常使用“江”和“月”意象抒发自己的情感和志意，同时借这两个意象体现了其诗歌创作的时空意识。综观当前学界对《使东川》组诗的研究，大多停留在对单篇作品的个案解读或语词考释，尚未见到对《使东川》组诗作为一个有机整体的结构、主题、情感脉络与艺术特征的系统考察。此外，对意象体系的研究同样严重缺失，既有成果多从文学鉴赏或背景考证入手，较少从空间诗学等视角加以观照。本文意在从对《使东川》组诗中的“江”“月”意象入手分析，探寻元稹东川时期创作的情感意志以及由此体现出的诗歌创作时空意识。

## 2. 元稹《使东川》组诗的写作背景

元和元年，元稹主动辞去校书郎一职，转而参加制科考试，四月登第后官拜左拾遗。然而任职不久，元稹便因自己的直言进谏而触及当权者利益，九月便出贬为河南尉，然其未至而母丧，故弃职守孝三年。除丧之后，在时相裴度的提拔下，元稹随即任职监察御史。《唐六典·御史台》[2]规定：监察御史“掌分察百僚，巡按郡县，釐视刑狱，肃整朝仪”。可见监察御史的品阶虽不高，但权限甚广。重新入仕的元稹饱含着政治热情，任职不满一月便接到了外出任务，即前往剑南东川审查核实泸州监官任敬仲贪污犯法一事。在短暂准备之后，元稹于元和四年三月初骑马传驿急如星火地赶赴目的地东川，并于往返期间留下大量诗作纪行。自长安往返于东川之时，元稹留下了 27 首诗作，其中以组诗形式呈现的诗作有 22 首，真实生动地记录了他前往东川并在监察御史任上执行公务的过程，显示了元稹早期较高的创作水平。

元稹在《使东川》[1]组诗下有自序道：“元和四年三月七日，予以监察御史使东川，往来鞍马间，赋诗凡三十二章，秘书省校书郎白行简为予手写为东川卷。今所录者，但七言绝句长句耳，起《骆口驿》，尽《望驿台》二十二首云。”关于元稹的此次东川之行以及《使东川》组诗，其至交好友白居易在后来有《酬和元九东川路诗十二首(十二篇皆因新境追忆旧事，不能一一曲叙，但随而和之，唯予与元知之耳)》[3]，可以作为我们理解元稹使东川组诗的必要补充，白居易的和诗为我们提供了从另一个侧面更加清楚地了解东川之行的情景与心境的全新角度，具有重要的参考意义。

## 3. 《使东川》组诗中“江”“月”意象的情感内涵

### (一) 《使东川》组诗中的“江”意象

元稹《使东川》组诗共二十二首，其中仅以“江”为题的诗便有五首，“江”字在其中共出现 29 次，出现的频率是非常高的。组诗中的“江”大多指的是汉江和嘉陵江，往返长安与东川的路途中，诗人沿着江水前行，沿途的景色与北地殊异，“江”在诗人笔下蕴含了丰富的情感内涵。

## 1. 临江伤逝，抒情哀世

元稹终其一生始终忧心天下，一心造福苍生百姓，他在诗歌中抒发的“遂我一身逸，不如万物安”<sup>[1]</sup>，“达则济亿兆，穷亦济毫厘”<sup>[1]</sup>的志向无疑鲜明地体现了这一点。元和初年，元稹登科及第后初仕未久就因直言进谏触怒权贵而被贬，未及新任地又因母忧而不得不闲居在家。丁忧结束重新入仕的元稹政治热情高涨，急于践行自己的政治理想。《骆口驿二首》<sup>[1]</sup>记录了他急切的心情和对待此次公务负责的态度：

二星傲外通蛮服，五夜灯前草御文。

我到东川恰相半，向南看月北看云。（其二）

对于建功立业福泽民生的追求与渴望在看到江水之时更加激发了诗人伤逝惜时的情感。“逝者如斯夫，不舍昼夜。”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不息的流水经常与时间的流逝相关联，在川流之前，历代文人常常伤生命短暂时光飞逝，忧命运无常年华易老。例如曹丕的《善哉行》：“人生如寄，多忧何为。今我不乐，岁月如驰。汤汤川流，中有行舟。随波转薄，有似客游。”<sup>[4]</sup>诗人出使东川之时年近而立，仍领八品微职，可称得上是人微言轻，还有此前在政治道路上的碰壁和失望，这使他更添愁意。江流意象在此时象征着时间的流逝，令诗人发出感时悼逝的哀叹。组诗中《江上行》<sup>[1]</sup>一首便体现了元稹如此的情感：

闷见汉江流不息，悠悠漫漫竟何成。

江流不语意相问，何事远来江上行。

诗人借江流自问，从仕以来风尘仆仆，不似眼前所见江流那般“悠悠漫漫”，如今又有何成就？不仅是对时光易逝的感慨，也有对自己当时仕宦状态的不满。另有一首《江花落》<sup>[1]</sup>，更借落花与江水的联合意象表达了自身的飘零之感：

日暮嘉陵江水东，梨花万片逐江风。

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

以江河喻作生命长河，将江花的流落喻为人生的飘零，诗人对江流意象的描写体现了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也更具有悲情色彩，触发了对岁月流逝生命无依的哀叹。

## 2. 思亲忆友，怀乡感昔

中国古代社会是典型的农业社会，农业的耕作方式孕育出我国民族文化中喜聚厌散、安土重迁、眷恋故土的集体心理，江河意象象征着诗人对故园的无限牵挂。“离家复临水，眷然思故乡”<sup>[4]</sup>，同时，江河意象也经常用于寄托离愁相思之情。

出使东川是元稹首次从北地向南行进，进入蜀地。剑南距长安路途漫长，元稹自三月七日前往东川，至五月方回。且此时元稹的妻女朋友皆在长安，诗人远在外乡他地，空间上的错位使他时常会借“江”的意象抒发离愁别绪。如《望驿台》<sup>[1]</sup>：

可怜三月三旬足，怅望江边望驿台。

料得孟光今日语，不曾春尽不归来。

诗人在夜晚独赏千里嘉陵江水，不禁思念起远在长安的亲人。此篇以真挚而朴素的言语，写出了对妻子的思念，巧妙地运用虚实结合的手法，自己在江边的“怅望”与想象中妻子的私语两相对比，使川流的“江水”意象寄托了相思的情感和无尽的愁绪。

除去对妻女的思念，元稹在东川也时常想起自己在长安结识的诸多好友。蜀道沿途景色秀丽，虽然三月的秦岭仍是“千峰笋石千株玉，万树松萝万朵云”的严寒时节，诗人依旧兴致勃勃，在途中写下数

首诗篇，忆及远在京城的朋友，准备日后与好友一同分享，如《清明日》[1]：

常年寒食好风轻，触处相随取次行。  
今日清明汉江上，一身骑马县官迎。

元稹在这首诗的自注中提到，此诗是“行至江上，忆与乐天、知退、杓直、拒非、顺之辈同游”而写。汉江边的绮丽景色不禁使诗人想起自己与朋友们同游的畅意情景和种种趣事，元稹有感而叹。“常年”“今日”的差异，加之汉江景带来的今昔对比，更增添了思友感昔之情。

值得一提的是，组诗中的《梁州梦》[1]虽然提到了“江”，但与其他诗不同的是，此首诗中的“江”不是指嘉陵江或汉江，而是位于长安的曲江。诗人在梦中梦见李建与白居易、白行简兄弟共游曲江，被亭吏喝马声惊醒的诗人此时才意识到自己已经身处异乡，与友人相隔千里。其诗云：

梦君同绕曲江头，也向慈恩院院游。  
亭吏呼人排去马，忽惊身在古梁州。

巧合的是，此时白居易兄弟与李建恰巧真的在同游曲江，也记惦着好友元稹的行程，白居易据此写下《同李十一醉忆元九》[3]，有诗句“忽忆故人天际去，计程今日到梁州”。元白二人虽然相隔千里，却能如此心有灵犀，可见两人之间的情谊之深厚，相互思念的情切思迫。“江”意象在此仿佛一条纽带，联系着诗人的回忆与现实，更寄托着无尽的思念。

## （二）《使东川》组诗中的“月”意象

在《使东川》组诗中，“江”与“月”的意象常常同时出现，诗中“月”字共出现了13次，仅次于“江”这一意象。诗人写作的场景经常在夜晚，因此“月”意象出现得非常频繁。在诗歌中，元稹除了描写自然之月的景色，更多的是借月抒发自己的内心世界和思想感情。

### 1. 共沐明月，思乡念亲

月是中国传统文化中的重要意象之一，在中国古典文学中具有独特的地位。对月亮的崇拜、欣赏与吟咏，展现了中国人的月情怀。月已经成为中国古代文人抒发情感的重要载体。

元稹的东川之行是孤身一人，身居他地的诗人在夜晚独自赏月是总会萌生出寂寞之情，也无可避免的想念起远在京城的亲人好友。组诗中有一首《西县驿》[1]，体现了诗人此时的情感：

去时楼上清明夜，月照楼前撩乱花。  
今日成阴复成子，可怜春尽未还家。

从家中启程时，诗人所见之月仍是清明之月，月映楼台，花影缭乱的美景恍如昨日，如今月亮已是圆了又缺，春日业已结束，自己却仍在异地他乡，未能与家中亲人团聚。月的阴晴圆缺，不仅体现着时间的流逝，同样与诗人的情感抒发息息相关，“月”承载着诗人的思念和对团圆的期待。另一首《望喜驿》[1]同样是借“月”来抒情，不过这首诗的载体不是月本身而是月光：

满眼文书堆案边，眼昏偷得暂时眠。  
子规惊觉灯又灭，一道月光横枕前。

元稹满怀着政治热情，秉公举职，在监察御史任上不懈地与严砺等地方势力作斗争，经常彻夜不眠地审理案件。他的辛劳和努力取得了不错的成绩，他为民伸冤的功绩也得到了百姓的称扬，“名动三川，三川之人慕之，其后多以公姓字名其子”[3]。诗人在夜晚办公之时，眼昏暂眠，被子规声所惊醒，但见月光横枕，这不禁勾起了他的思归之情。月光在此时仿佛是远游在外的诗人的慰藉，与凄切的子规声相比，柔和的月光抚慰着他悠远的离愁。

## 2. 借月抒情，感怀寄意

月亮皎洁柔和的光辉，既带给人清幽、恬静的感受，人们又常把自己的孤寂、凄凉、相思等情感寄托于月，或抒羁旅行役途中的离别相思之愁，或抒远离故土的怀乡念土之情，或感仕途失意寂寞之悲。借月抒情，寄情于月，二者浑然一体，给予诗人创作的灵感。

独在东川的元稹离家日久，常在月明之夜产生孤独之感。寂静的夜晚与柔和的皎月，放大着诗人内心的情感，使诗人在诗歌中流露出强烈的情感色彩。如《嘉陵驿二首篇末有怀》[1]：

墙外花枝压短墙，月明还照半张床。

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其二)

明月映照在床边，给整首诗增添了不少寂寞冷清的氛围。正如清朝黄叔灿在《唐诗笺注》[5]中评价，此诗以“索莫情怀与凄凉景色夹写”，“月”意象的加入使得诗中孤寂之感突显，与前句的“墙外花枝”相配合，生动地描绘出一幅月夜图。这让下句中的无人会意和一夜独眠更添索莫之意。另有一首《江楼月》[1]：

嘉陵江岸驿楼中，江在楼前月在空。

月色满床兼满地，江声如鼓复如风。

诚知远近皆三五，但恐阴晴有异同。

万一帝乡还洁白，几人潜傍杏园东。

此诗看似写驿楼江上明月，驿楼临江，明月当空，月色满床，涛声似鼓，江声如风，无论远近，同是三五明月夜，但阴晴有异同，抑郁担忧，实则是诗人身处政治斗争漩涡中忧谗畏讥心情的流露与反映。月的阴晴与诗人的心绪紧密相连着，牵动着元稹敏感多情的内心，诗人借明月抒发着自己的思绪和情感。

## 4. 元稹《使东川》组诗中的江月意象所体现的时空意识

“时空”一词，多出现在哲学领域。“所谓时空意识，是指人类在成长和肯定自我的过程中，有意识地去关照时间、空间的律动变化，探索大自然生生不息的底蕴，并将自我的生命与时空相对照，从而感悟人生，反思人生，抒写性情，安顿心灵，以期达到人与自然的完美和谐。”[6]而诗歌中的时空与哲学中的时空，则既有联系又有区别。时空意识时常成为诗人抒情的源泉，主要表现为诗人通过直觉对现实时空进行体悟，再将感受到的时空用形象化、意象化的方式传达出来。这种意识也可称之为宇宙意识或生命意识。

诗人的空间意识最根本的来源是对存在空间的感知，而对存在空间的感知又直接来自存在空间的转换。中国古代的时空观念是从实践之中感知的，这也说明了诗人空间意识的发生是从空间的迁移和变动中被触发的。正如刘若愚在《中国诗学》[7]中总结：“中国的诗人似乎在无休止地为他们的流浪生活而叹息，一直渴望着能回到自己的故乡。”而时序轮转是恒定的、无法更改的，这种自然规律在诗人敏感的诗心之上激荡，成为触发诗人时间感受的最直接的因素，诗歌中也常以时序变化作为表现时间的显性因素。

江河意象具有情感阻隔的内涵，在交通不发达的古代，山岳河流是人们难以跨越的障碍，隔开了人们的距离、阻碍了人们的交流。组诗中元稹对江河的书写，不少都是借奔腾的江流抒发着自身的离愁别绪。同时，由于江河在空间上的广袤和水势的险急，也往往成为人们理想与现实之间的阻隔，在承载人们情感的同时也会使情感受到阻隔。“江花何处最肠断，半落江流半在空”[1]，江意象也时常与人生相联系，元稹对江流意象的描写同样体现着他对生命意义的思考。江河川流奔腾不息象征着时间不断流逝

之意。生命就像滚滚东去的流水，诗人意识到人类的渺小和生命的短暂，江河意象引起诗人对时间的思索，对生命意义的寻找。

月意象在中国古典诗歌中有多层含义，其一就是表示时间流逝的生命计时单位。月的阴晴圆缺代表着时序的轮转，促使诗人时常对月感怀伤时；而月本身存在的恒常又使诗人不得不思考着自身生命的虚缈和短暂，进而抒发自身无常短逝与在有限生命中的宏伟志向的自相矛盾的感慨。“无人会得此时意，一夜独眠西畔廊”<sup>[1]</sup>，月意象放大着元稹内心的矛盾，也使得诗人情感的抒发更加强烈。同时，月照万里，距离遥远的元稹与亲友也同赏一轮明月，月意象时常充当着这种空间上的共同联系。纵有明月可以寄托感情，但终究是无法相见，空抬头望月，只能加剧诗人的相思之苦，同时抒发相别后的惆怅心情。月在广阔的空间中成为了诗人与亲友情感联系的唯一纽带，起着寄托诗人情感的重要作用。

《使东川》作为元稹早期的纪行诗作，诗人更关注个人的出行状态，注重将自身情感的变化与地域风物相结合，特别是组诗中对“江”“月”意象的书写，寄托了诗人丰富的情感内涵，体现出元稹诗歌中自觉的时空意识。“江”“月”意象作为诗人抒情的情感载体，承载着诗人的行迹与思想变迁，抒发着元稹伤时哀世、思亲忆友、感怀抒情等复杂的情感，成为《使东川》组诗中不可忽视的重要部分。

## 参考文献

- [1] (唐)元稹, 著, 周相录, 校注. 元稹集校注[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2011.
- [2] (唐)李林甫, 等, 撰, 陈仲夫, 点校. 唐六典[M]. 北京: 中华书局, 1992.
- [3] (唐)白居易, 著, 朱金城, 笺注. 白居易集笺校[M]. 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 1988.
- [4] 逯钦立, 辑. 先秦汉魏晋南北朝诗[M]. 北京: 中华书局, 1983.
- [5] 陆有富, 辑. 唐诗选本丛刊 169 唐诗笺注[M]. 北京: 北京燕山出版社, 2019.
- [6] 张计连. 华兹华斯与王维自然山水诗时空之比较[J]. 名作欣赏, 2018(29): 5-9, 12.
- [7] (美)刘若愚, 著. 中国诗学[M]. 韩铁椿, 蒋小雯, 译. 武汉: 长江文艺出版社, 1991.